

## 香港新詩欣賞

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

梁秉鈞（也斯）

巨大的電線輪轆  
抵著石的楔子  
俯臨幾級石階下  
短仄的街道  
工人留下一綑白色電線  
匝繞這幾盞  
最後的煤氣燈  
街道兩旁的泥土翻上來了  
黃灰色的屋宇旁  
股票公司的招牌  
塗沒了兩個字  
陰影裡斜倚著修路牌  
紅色的電線膠喉  
半截露出地面  
另外半截  
埋進泥裡  
商店的櫥窗中  
偶然一點嫩黃的柔和閃逝  
在對面  
四個印度人坐在甸那行前  
絮絮地談進夜去  
灰舊建築物門邊  
貼著古書畫展覽的紅紙  
門內已是昏暗  
街口是拆了又建的地盆  
竹架和木板的空隙內  
停著載重的鐵架  
和垂下的輸管  
雜亂的器物間  
涓涓的細流湧起  
流過一綑堆放在地上的鏽褐色鐵枝

一九七三年九月

## 飛蟻臨水

飲江（劉以正）

風雨前夕  
就多飛蟻  
父親說  
端盆水來吧  
哥哥便拖了木屐  
蹣蹣走進廚房裏……

我們看父親  
踏上桌椅  
解下鉤上的電線  
把燈泡低垂  
於是母親  
熄掉別的  
所有的燈  
我們圍攏  
唯一的光源裏  
飛蟻蓬亂紛飛  
我們一家子的眼睛  
水紋上莫名地閃  
莫名地笑

許多年過去  
父親像一隻飛蟻  
飛進另一盆水裏  
而我們離開故居  
許久沒聽見  
木屐的聲音了

小女兒和兒子問起  
是爺爺想出的主意麼  
人傷感了  
一時便不懂得回答  
也叫他們  
端盆水來  
請嫵嫵安坐廳中

然後，把所有的窗打開  
把所有的燈熄滅

不是風雨前夕  
自然不見飛蟻蓬飛  
但我們倒喜歡  
點一盞燈  
低低垂近水面  
聽嫋嫋搖着蒲扇  
述說兒時光景  
孩子們的眼睛  
也像當年我們的眼晴  
奇異地閃  
奇異地笑

是許多年前的一個夜麼  
是許多年後的一盆水  
我們像飛蟻飛來  
也會像飛蟻飛去  
在燈光的下面  
在燈光的上面  
水紋裏我們看見  
自己的眼睛  
一家子快樂的眼睛  
和曾經盪漾  
又永恆地盪漾

至愛的眼睛

對於死去的人，我總感到  
他們是到了一處很靜很黑的渡頭  
水紋不動一動，便朝上下八方航去  
只留下送別的人，如野鶴埋首水月  
啄起月瓣和自己的淚花

但在舟中的遊子眼裏，他會  
看到搭渡先辭的父，岸上的子  
水畔濯衣的妊娠婦，抑或  
輕垂如髮的黑霧上，兩盞  
因淚水而倏然一亮的小橘燈

而霧起了，送別的人沒回頭  
卻反朝更黑的渡頭逼近  
我踮著腳跟，在人群中回顧  
「你是不會來了，頤，我知道  
你是不會來了……」

可是我翹首踮足，卻驚瞰  
人群隱隱，像濕冷的鶴喙上  
一長串前蠕的毛蟲，滿馱美夢

直到野鶴低頭，我被莫名擠到水中  
那時黑霧必將四散如繭  
如果你來了，我所失去的  
且把淒美而不可解的笑容如落葉飄下  
在水中月上把我承載  
頤，我一定會看到盪漾的同心圓  
看到繭絲編成的纜索，在你髮上  
柔柔縛著美麗的蝴蝶

在那生生死死夢夢醒醒的夜晚  
月迷津渡，我再不會  
解下那蝴蝶結走了……

一九八一年

## 尚未誕生

王良和

尚未誕生，這是一九九八年的盡頭  
我坐在巴士的上層，翻看詩集  
我的身體已經習慣無所往而往  
我總是這樣被動，卻前進得更多  
一株石栗在窗外，一個早晨在窗外  
石栗只知道陽光的好處，金色是我們的名詞  
是的，語言，葉子來到我這裡  
葉脈明亮，我是一陣風，吹它搖動  
這是一九九八年的盡頭  
我沒有穿很多衣服，我喜歡在和暖的冬晨讀詩  
許多事物奔向我，我讓它們從眼角流逝  
遺忘並非甚麼罪過，許多事物奔向我  
我喜歡消逝的世界多於永恆的世界  
我喜歡想起那些想不起的事物多於想念本身  
這是一九九八年的盡頭  
我讀著我的詩，而它尚未誕生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 水井

鍾國強

那是老家瞪向天空的一隻眼睛  
我親眼看見工人把泥從裏面掏出來  
濕濕黃黃，黏黏纏纏，然後便有了水  
從地層深處源源滲出，瞬間浸滿了  
眼眶。我把木桶垂下，一把回聲  
恍若恍若，迴旋着漣淪一圈一圈  
向聚散的游雲，說另一世界的話

那是桌上一杯水，靜止，陰沉  
玻璃杯沿像井口的圍欄，我趨前  
呼出的氣息輾轉而下，貼着苔綠的內壁  
停在影子幢幢的水面。周遭沒有一絲風  
但我感到水的清冷，沿我的內壁源源滲下  
於是透明，看見底層微微挪動的物質

我在支流裏停止，兩旁新舊的樓房在蹲看  
一輛巴士夾在前面的路口，交警的白手套揮舞  
在黑壓壓蓄勢翻湧的頭顱之上，像無人注意的一絲浪花  
身邊的人向天張大了口，沒有聲音，沒有手勢  
文字像遠年的苔蘚，滲出古綠的顏色。我閱讀着  
這城市的內壁，滑到最深最深的地方，又從那裏緩緩攀升

河水流動。壩下的水捲起了漩渦。黑色的水有白色的泡沫  
我們在石上蹲着，用鏈子，有節奏地鏈打枯枝似的魚藤  
滲出奶白色的汁液，流進底下錚錚鏘鏘的繁響裏  
於是在堤岸不遠，我們看見仰向天空的魚肚白  
像浮沉着的陰雲，偶然兩邊翻動，展示着死亡和希望

我們擠過了瓶頸，三股支流匯成一道大河  
有人用擴音器捕獵憤怒，有人在計算收成  
有人張大了口，發出別人的聲音  
河水越流越洶湧，陽光猛烈  
直射河的最底層，沉着已久的淤泥和污砂  
翻湧上升，邊緣閃着耀眼的光芒

我把一尾尾暈眩的魚撈起，放進河灘上的草簍  
有些魚擱淺在石上，在草桿間掙扎翻身  
我看着那些翕動的嘴巴，彷彿聽到牠們的聲音  
在輪迴吐放的一個一個泡沫裏。我把一尾活像喝醉的魚  
隔開，放進一隻盛着清水的小木桶裏  
看牠勉力將肚子翻過來，如翻動一塊古遠的泥磚  
一座搖搖欲墜的房子，一個被撂下的行囊  
回家吃過鮮美的魚粥，吐着細細的  
骨刺，便見牠在小木桶裏悠悠醒轉

河水流到下游，又迂迴分汊湧向四面八方的淺灘  
有人傲立河岸，像口號不斷升高，在幢幢商廈間不斷回響  
天空在窗洞裏默觀，堤壩在聲音裏顫抖，泡沫在爆破  
我看到聲音，看到聲音裏面巨大的沉默，如一張一張魚的嘴巴

我想把魚放回河裏，但河裏也不是美好的所在  
我想把魚放進瓦煲裏，但我們吃魚還不夠嗎？

河水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在身邊響起，在身前響起  
蓋過草桿旁的漪淪，石隙間的呼息，泥巴上的鱗屑  
簍筐裏的血絲。當河水染成氣球，岸上便有人宣告  
聽，請聽，請聽河裏一把碩大無朋涵蓋一切的聲音

我雙手把魚捧到井口，向着一個深邃的影子  
放下，然後靜靜聆聽，遠遠，一個，只屬於那魚的，回聲

我們都在發出聲音嗎？誰在聆聽？一道偉大行進的河  
浩浩蕩蕩，沖激着堤岸，發出水井永遠發不出的聲音

我想像那魚，在老房子旁的水井裏，孤獨地轉悠身體  
彷彿一隻鱗閃的眼睛，瞪着魚肚白的天空

2003 年 7 月 17 日二稿

2003 年 11 月 8 日三稿

2003 年 11 月 16 日四稿

## 祖母的墓誌銘

黃燦然

這裡安葬著彭相治，  
她生於你們不會知道的山頂，  
嫁到你們不會知道的宴田，  
丈夫娶了她就離開了她，  
去了你們都知道的南洋；  
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  
但沒有去南洋，因為  
丈夫在那裡已兒孫成群。  
她有兩個領養的兒子，  
長子黃定富，次子黃定寶，  
大媳婦杜秀英，二媳婦賴淑貞，  
秀英生女黃雪蓮、黃雪霞、  
男黃燦然、女黃滿霞，  
淑貞生女黃麗華、黃香華、  
男黃勝利、女黃滿華。  
七十年代她把兒孫們  
相繼接到香港跟她團聚，  
九十年代隻身回到宴田終老，  
兒孫們為她做了隆重的法事，  
二〇〇〇年遺骨遷到這裡，  
你們看到了，在這美麗的  
泉州皇跡山華僑墓園。  
世上幸福的人們，  
如果你們路過這裡，  
請留一留步，  
注意一下她的姓名，  
如果你們還有興致  
讀她這段簡樸的生平，  
請為她歎息：

她從未碰觸過幸福。